

绿萝绿悠悠

□长丰县委宣传部 仇多轩

目之所及的绿意，呈现一泻千里的美丽。春节假期在办公室值班，因为寒冷，关闭门窗，清幽绿萝涤荡密闭空间环绕的空气，新春之际，内心欣喜。

绿萝，原本生长在热带雨林。不知何时起，它走进了大江南北，装扮一间间居室，带来一份份惊喜。

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了，虽然换了三四个办公地点，但是绿萝一直是办公室同事的最爱。盆栽、瓶养，放在哪里都是风景。这些直抵人心的绿，化解了视觉疲劳，带来了美好心情。绿萝除味效果好，居家日常我也养了几盆。它极易成活，便于侍弄，从不需要尽心照顾。这让喜爱花草但不善管护的我，家中也是绿意葱茏。一次，竟然在绿萝盆中看到了一只小蚱蜢，和花盆里的绿色倒是般配，很惊奇它是如何飞进这么高的地方来的。看来只要有绿意有希望，一切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前进的脚步。

宽窄得体的绿叶，经络分明，晶莹之中光泽焕发。无华浓之彩，无迷人之香，平平淡淡的绿萝，静默地立在窗台、桌上。看似无意争宠，但却让人无法忽视。

视觉疲劳之时，绿色与暖意常常吸引着我。绿萝不仅仅是一株植物，它展露温情，送来温馨。生活最初、最简单的梦想是生存，绿萝视此为第一抉择，不在意也不会在意，以自己的耐力，活得自由而从容。

绿油油的绿萝，展示绿悠悠的心情。生活重叠，千花纷飞。生命的状态呈现不同的色彩，春之勃兴，夏之张扬，秋之成熟，冬之沉静。美，洋溢在每一个角落，绽放于每一处细节。

一岁一枯荣，季节的轮回与荣耀。寒冷冬日，绿叶给人愉悦。办公桌打印机旁的一盆绿萝，簇拥在一起，抱团取暖，少有间隙，忠实地稀释粉末的气味。每隔几天，清晨上班的第一件事，我会拨开它们的绿叶，把昨日茶杯里的剩水缓缓倒入，给它维持蓬勃的生命力。窗台上、柜机上的绿萝，向阳而生，沐浴温暖，多不会向四周蓬松，喜爱往下低垂，尽量不去挤压别的花草。放置越高，越是好看，一条条垂下的枝条，把绿意与生命演绎得如此精彩。普通的绿萝，也能养成美丽的风景。现在，如果我到哪个办公室，首先会欣赏绿萝之类的花草是不是快乐生长或尽情绽放。

生命中，每一片绿叶都值得尊重、珍重。每一个清晨醒来，我会想象一下花草的付出，它让我酣眠。走过寒冬，每片绿叶都会抢先发言。享受生活，珍视现在。珍惜每天的美好，憧憬可期的精彩，总会让我欣喜。

一枝春

术学校 解光文/摄

□肥西县职业技

冬日话“梅”

□潜山市开发区中心学校 郭兰芳

妈妈生在梅花傲雪的季节，外公外婆视若珍宝，于是便给妈妈取名“珍梅”。

今年，我给妈妈的手机下载了微信，取名时，思来想去，觉得没有比“珍梅”更美的名字了。图像呢，我在相册里挑了一张梅花，是上次去野寨梅园拍的。

两指粗的棕色枝干上，凸起的一块地方冒出三朵嫣红的花儿，背靠背地绽放着，像是粉嘟嘟的三胞胎，远远望去，就像是一大朵。花是重瓣的，每一瓣儿都舒臂伸腰，各有姿态，各有光芒，就像妈妈的眼睛，温暖，祥和，有力量。

从记事起，妈妈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起得最早、睡得最晚的人。每当东方的一抹亮光才给夜幕剪开道口子，妈妈就起床了。挑水做饭，菜园摘菜，喂猪喂鸡……到喊我吃饭时，一家人刚刚浆洗完的衣裳也在院角晾晒好了。后来，我给妈妈买了个洗衣机，心想这回她老人家总算能清闲点儿了。但下次回家，却见洗衣机灰头土脸地蹲在角落里，委屈得像个受了冤枉的孩子。妈妈说，洗衣机哪能洗得干净衣裳哪，还糟水。唉，妈妈。你也不看看自己那双手，那双因长年干活变得像枯树一样的手。

那是一双种得一园子好菜的手，妈妈侍弄出来的茄子黄瓜，紫微微，青扑扑的；这是一双会种庄稼、会打农药的手，妈妈收割的稻谷，黄澄澄，金灿灿的；这是一双会磨豆腐，会创造美食的手，妈妈哪怕随便炒一盘腌豇豆，也能香飘十里，让人馋涎欲滴；这还是一双会绣花，会织七彩毛衣的手……

可是五十年前，这也是一双千娇百媚的手啊！外婆说妈妈刚出嫁的时候，一双细长的手，一张圆圆的脸，嫩得能掐出水来哩！

五十年来，这双手在田间地头，灶上灶下，一刻也不曾停歇，这双手早已褪去了当初的光华，变得老茧丛生，指节粗壮，变得皱纹密布，裂口如鳞……

这双手呀，摸上去仿佛是那映衬着鲜花的梅枝，粗糙，硌手，看上去一点也不美丽，甚至有些难看。但是，我知道，我们这个家，唯有妈妈这双手的维持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。

前年腊月，冰冻三尺，大雪纷扬，父亲去山头上坟，不小心踩在一块石上，双手飞舞着滑出几丈远，一屁股重重坐在雪地上，“咔”一声，起不来了，腰骨裂了。

父亲住院了，家里还有年迈的爷爷需要伺候，是这双手支撑起了这个家。妈妈在医院、老家两头跑，照顾这个，照顾那个，就是没有照顾好自己。年后，妈妈整张脸小了一圈。等到父亲出院，能站起来的那一刻，坚强的父亲眼里满是大颗的泪花。妈妈笑父亲矫情，只有我知道父亲，那是幸福的泪，欣慰的泪。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这两个月，父亲该是多么难熬和无助，可是，有了妈妈的这双手，父亲成了最幸福的病人。病号饭、腿部按摩、翻身擦洗、换尿不湿……妈妈每样事情都做得那么专业，那么用心。

如今，又是一年冬天，又到了梅花怒绽的季节。等花开了，我要带上妈妈去赏一赏满山岗的梅花，闻一闻真正沁人心脾的香味。那时的山岗，会将梅花装满妈妈的眼帘，会将梅香驻满妈妈的心间。我要给梅花们拍个合影，而我满头白发的妈妈，定是其中最美的那一朵。

这张照片的名字，就叫“市花珍梅”吧！

春回大地

□含山县林头中学 孙邦明

瑞雪开门

惊喜了蛰伏万物的笑靥

轻柔的风儿，吹绿

遍地昂扬的呼啦啦的姿态

醒了，河流静谧的涟漪

碎了，芦苇荡一帘的幽梦

麻雀，背着手儿到处游荡

鸽子，走出深居串起门来

斑驳的老墙根，遗弃的瓦罐中

一簇簇的绿意，急不可耐

呼吸春的气息，谁还能寂寞

瞧，春儿荡漾在柳梢头上

苏醒的土地，还有古老的村庄

纷纷拔节，返青正当时

听，大地在轰隆隆地澎湃

篱笆院的农具，蓄势待发

等待春耕春播出发的集结号响

那些记忆深处的年味

□黄山市黄山区教育局 赵忠仁

“现在我们做糖糕了，刚吃了个，又糯又香又甜。”电话那头，妻子充满诱惑的声音一直困扰着我。真是的，不就腊八这天到娘家做米糕嘛，有必要这样做一类、吃一个就打个电话“报告”一声吗？

妻子的老家在皖南焦村。腊月的焦村，米糕肯定是年味里特别的一味。说很特别，一来是家家户户都很看重做米糕，亲朋呀、邻里呀也会赶过来帮忙，人多，忙了活，也聊了家常，热闹又喜庆；二就是将日常主食原料——大米，变着花样做成各类米糕，想必是以这种方式庆贺有个好收成，祝愿新年风调雨顺、福寿安康；三还方便了新春农忙，到时将保存完好的米糕或烤或煮或蒸，吃上几个便可忙着下地干活。

皖南有年关做米糕的习俗，像焦村等地的种类还很多。腊月里一般都会做上艾叶糕、糯米糕、糖糕、籼米糕。艾叶糕、糯米糕的馅料常有白芝麻、黑芝麻糖馅的，有辣味腌菜馅、萝卜丝馅的。糖糕、籼米糕是要用上器具的。项丽敏在《器物里的旧光阴》一书中写道：刻花的糕限子看起来又精致又神秘，仿佛具有祈福意义的图腾；刻着字的糕限子个个端方体面，

“福”“寿”“禄”“喜”“春”，一字一模，大方得很。作家说的粿限子，也叫粿印模子，在我的记忆中，焦村的家家户户都是有的。腊月里，家家户户用这些模子磕米粿，既丰盛了食品，又确实寄寓了美好。

在孩子们眼中，可不管米粿的那些寓意。穿梭在一家人当中，伸手揉揉米粉，磕上几个米粿，再去灶台捣鼓下，争抢着吃上第一锅的，只要那份快乐。打小女儿就是这样做米粿的，我说是瞎折腾，母亲就会说，你小时候不也这样。也是，看着跑前跑后的孩子，便又想起了我的童年。

今天妻子的电话让我对米粿更加“牵肠挂肚”了。我说，做好米粿就回来，多带些。我是喜欢用火盆烘烤着吃艾叶粿和糖糕的，只看着那渐渐冒起来的金黄的泡泡，听着那“嗞啦”的响声，都是一种幸福。

除了米粿，幸福的还有衣兜里的锅巴糕。焦村等地的锅巴糕，主要是用蜜糖拌芝麻米粉，用木刻图案限子磕制烘干而成。这些锅巴糕限子比粿限子要小些，但也刻有“福”“寿”“禄”“喜”“春”等吉利汉字，或者是花、鱼、叶、兽等图案，祈福意味浓厚。除春节待客食用，在农家，锅巴糕也时常保存到采春茶、忙春耕时当“小点心”用。

磕制锅巴糕，都是在腊月里完成的。走进焦村，如果远远的就听到“梆梆”的敲打声，此起彼伏，经久不息，那十有八九，这个村落里便有农家在磕制锅巴糕。运气好的话，几户人家的磕制声交相呼应，应和着炭火烘烤出的香味，一个徽风浓郁、腊味十足的村落便会呈现在眼前。

儿时那会儿，我家每年都会在腊月里磕制锅巴糕。选好日子，一家老少全上阵，揉粉的揉粉，磕打的磕打，烘烤的烘烤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热闹和气。因在家排行小，再加之年岁不大，记忆中，我好像总没有具体任务，只管装满了衣兜到处显摆、食用。

每每想到这些，心中不免感慨良多。我已好些年没有参与做米粿、磕锅巴糕了。虽说日常可以买到吃到，它们也早就少了填饱肚子、接济生活的功用，但记忆中那份醇香的年味，那份无声的记挂与祝福，还是那样纯正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挥之不去。